

旷野独行

Kuang Ye — Du Xing

岳 森 著

宁夏人民出版社

1267
148612-2

909/91



旷野独行

Kuang Ye

Du Xing

—



岳 森 著

宁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旷野独行/岳森著.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10. 5

ISBN 978-7-227-03257-1

I. 旷... II. 岳...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②对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93547 号

旷野独行 (一)

岳 森 著

责任编辑 李颖霞
出版发行 宁夏人民出版社
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
网 址 www.nxcbn.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昌平新兴胶印厂
开 本 710mm×960mm 1/16
印 张 24
字 数 240 千
版 次 2010 年 5 月第 2 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7-03257-1
定 价 47.80 元 (全二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自语自言

人生就是一次旅行。

喜欢行走，喜欢行进：行走在苍茫天地间，行进在有知、未知、待知的荒野里。

数十年流浪般的人间穿梭，经历了疾风骤雨，品尝了苦辣酸甜，涉足过沼泽大漠，观看过潮起日落……我钟情大自然——喜爱山川草木、虫豸鸟兽，喜爱流泉深涧、旷野密林，喜欢跟随这小小星球曾经碾过的一个个春夏秋冬……

喜欢人文地理，每当独自漫步古旧城池、战场，那激荡心灵的惊撼、震颤波澜频仍；华夏厚土蕴积无限，中国的“金字塔”“庞培城”并非一处、两处，也不止十处、百处，迄今犹然残存僻地，遍布荒远。几人知之，谁个怀之？面对遗址、文物、古董，喟然慨然，神思遄飞，唯默默感情沧桑交替的偶然与必然……

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

手执原始弓箭者，乐在荒原上得与缪斯寂寂共舞。

朗然秋月，青灯一盏，线装古籍的书香弥漫空间。踩着书叶古老的方块字儿，跳跃在云烟迷蒙的历史沼泽，攀登向智者坐禅论道的峰巅。几百几千年间的人物、事件于纸上一会，迢迢的



时空能够屡屡瞬间穿越，斯时所获快意，非同一般！

万物林林今日月相寻，忽升而况兮吾叩古今。

我选择的道路，是在世俗目光的注视之外。冷清、寂寥，只是旁人的心理。世途万千，活法各一，只要欢喜，那就是美丽。

行走走过，只迹随风而淡浅。短暂、久远，只有隐隐的记忆还留印在跋涉过的心底沙滩。蚕食桑叶为蕴锦丝，风过大海曾起巨澜；人，焉能忘而不觉，哑然无语？于是，拿起纸笔，静静地描画下旅者行踪所遇所见，誉录出几近消散在光阴中的往事和心情……

“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选入这部文集之中的六十多篇散文、一百一十余副对联，系自己创作并发表在美国的《东方》杂志、杭州的《风景名胜》杂志、西安的《收藏》杂志、宁夏的《朔方》杂志以及《新民晚报》《文汇报》《湖南日报》《宁夏日报》等等华文媒体，以及诸多作品集册、因特网站上的作品，因感有益或有趣，遂搜篋汇册，付梓出版，以奉诸同欣此好的相识或不曾相识的朋友。

是为赘言。

甲申年正月初写于塞上古都

丙戌年六月正式定集于银川



目 录

自语自言	(1)
散文篇	(1)
独立听松	(3)
灵山一会峨眉巅	(7)
千古岩画证沧桑	(11)
冬山如睡静中参	(18)
高山岩坂一禅石	(21)
大河古堡梦影远	(24)
红磨盘	(26)
荒芜也是一种美丽	(36)
卢沟桥	(40)
黄河流凌	(43)
沧浪网师幸结缘	(47)
南海看海	(53)
旷野独行	(58)
小鸟旧情	(67)

闻得春风忆紫燕	(71)
盛夏正是蝉鸣时	(76)
狗趣五则	(81)
鼠	(86)
蛇	(91)
马	(95)
狼	(100)
狐	(105)
灵龟神且寿	(109)
猫猫狗狗同方天	(118)
留意:城市的鸟儿	(125)
简单与复杂	(130)
诗之絮语	(133)
人生如船	(138)
雪韵青山墨当歌	(141)
陈墉印象	(146)
电,时代的巨能	(148)
姑苏城里荠菜香	(152)
江南长桥夜闻箫	(155)
对窗总爱醉芙蓉	(160)
月季名品黄和平	(165)
老槐树	(168)
塞上有仙果	(174)
额济纳的胡杨	(181)

散文篇

触景生情应该属于人类的高层次本能，世界上的事物不仅美丽在表，而且深蕴其中，只是需要一双肯于探求、善于发现的眼睛，同时更需要一副平和而博爱的心胸。

不论是一只虫、一粒砂还是一叶草、一棵树，都印证着万古幽奥；任杂尘的狂风、纷乱的噪音、暗涌的浊流肆虐纵横，宇宙大千自存一派泰和清宁。

渴求潮音重新舒缓，冀盼旷野重现生机，天地间的完美和谐萌芽于内心的清明。



独立听松

好山好水的所在一定是树木葱郁花草丛生。大树高木之中，能够为山岳壮色、为水渚增光者，我以为莫过于苍苍长松。

旧年在月坛、日坛、先农坛，在香山、颐和园中玩耍，最喜好在松林间徜徉、穿行，在一棵棵难以合围而抱的松与松之间，嗅着清芬的松脂香气，踏着软腾腾的松针草叶，无论是嬉戏还是静坐，都是一种今忆犹馨的极品享受。

我喜欢黄山、泰山之松，喜欢十三陵、中山陵之松，黄岳、泰岱之松植根山石裂隙，凭着寸土敢逆风霜斗雪、能做严寒酷热，偃迎奔肆，郁郁葱葱。松树枝干因环境的恶劣而扭曲变形，松之树冠不顾环境遭遇的艰辛而斜逸倾出，龙脊蛇骨，屈体撑距，鳞爪抓攫、鬣起针张，好一副桀骜不驯的酣怒气势，抗争不休的峥嵘雄姿。即便是天王老子见了，怕也得频频颌首暗叹不已。

陵园之松，虽然亦有偃伏之状，却因地处水土丰沃处，而难显英雄本色，以至于挺拔舒放、从容不迫，更像是一群士大夫或学堂子，显得如此恁般的温文尔雅、彬彬有礼。当然，各处的陵松也不尽相同，令我触目难忘的是浙江绍兴境内的南宋六帝古陵遗松，它们矗立在旷野中，远远望去，星星点点、错落纷杂，或

三五相拥、颀首蹙眉，或孤单孑立、冷峭寂然，恰似那君王归西，嫔妃落寞，大臣星散……

月色之下的松林，密密蓬蓬的一大丛、一大片，在月和云的移动作用下有明有暗，暗淡处只是一团浓黑，一片恐怖，一袭神秘；亮爽处，一枝一干一叶纤毫毕现，那躯干上的层叠鳞起，那折曲处的粗细褶皱，那状若猬刺的根根松针，都被皎洁的月光映照得纹理爽明，比之白昼更为妩媚，更加生动！

在西北的一些大山里，生长着一大片一大片的原始森林，其树种多为红松、油松、白皮松、落叶松、华山松，各扎营寨，各自成林，汇聚成一望无际的浩瀚林海。每当山风吹过，无数松枝、松针颤抖摇动，发出精灵般的呼哨，潜龙般的长吟，远远近近，此起彼伏，撼人心旌。

明时文士吴宁野为人慷慨淡泊，重然诺好读书，曾经著有《小窗》四纪，颇可观读。他在《小园自纪》中曰：“万籁发声俱直入。唯出松间竹里，曲折抑扬，八音同奏：或如细浪轻吹，棹声远渡；或如狂涛滂渤，蛟龙夜惊，妙音异响，十倍天乐。”

是啊，有什么声响能够超美天籁之音呢？

在内蒙古的大兴安岭，在宁夏的贺兰山中，我都谛听过松吼林鸣，就是在北京，我也曾经得闻那般令人陶醉的自然天音。

某年深秋，旅居首都，不去繁华所在，只身西行，独登香山。在半山腰的一处亭中，得闲静坐了整整一个下午。斯时，秋风肃杀，寒意频频。漫山遍野，花菱草黄，树叶纷纷。没有了平时熙攘攒动的游客群流，没有了喧嚷嬉笑，空落的小亭中只有我一人独享山色，只有我静静地面对那些山坳里面的永久居民——百年千载生长于斯的树木，松冷柏寒，泠然寂然。就由我来看望这些睽违已久的朋友，来作这些默然斗士的知音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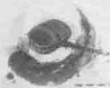
无语而望，伫望蓝天。



起风了，好！远处山口已经开始试音，开始吟唱。耸耳细辨稍许有些生疏，有些欠稳，有些羞涩，有些慌乱，随着风之指挥力度的加强，万木众声渐趋一致，合拍准点。风入松间，推枝拂叶，穿越回旋，会合共咏。倏又鸣唱激越，忽疾忽缓，时高时低。

风微之际，原本阒然的林木间隐隐递响，就像广阔的湖面漾起微波涟漪，松海嘶声如同蜻蜓蝴蝶一般飘忽，乍听似乎很近，静谛来乎漫远。俄而渐轻渐失，欲辨忽无，尤似湖底不经意地漂升开裂的细细水泡，又好似沙丘飞粒无序扬洒，枯叶坠落，纷纷然、柔柔然，轻和、散漫，音恬悦耳。忽而又似鹰鹞穿云，燕剪杨柳，回旋切削，羽翼拍风，亿杪唳哨。长音叠韵，飏飏频仍。

忽然间，大风疾起，狂飙骤降，整个山林就像猛不丁地窜出无数的异兽，逃遁着、奔突着，在重重蔽障中摩擦、穿行，慌张忙乱，不择路线。一时间，所有的树木就不仅仅是顶部枝端在抖



擞，就连它们的四张枝干，也如地震之际的广场人群，臂膀擎举，摆晃、颠簸；从密林远远的深处发出巨大的呼吼声，就似狮虎发自丹田的低音，先是低沉后是隆亢，从深远而逼近，汇合成惊心动魄的轰烈震响，汹涌澎湃，雷訇涛怒，六合贲张。

我双目微阖，迎风站立，辨识着松声波起的方位，感会着亿万枝条的揉搓甩动，感受着无腔神曲的昂扬猛烈，神会着无形怪物的瞬间冲撞，思忆着钱江大潮的惊涛穿空、一泻千里。地在万千树木的癫狂中隐隐颤抖，人在飙风中飘然欲仙，浑然忘却自己的衣单袄薄。

这是树木之音，松风杰作！怨不得在中国古体词牌中就有一个《风入松》，原来，老古人早就品得天籁几千年了！风是天之灵，松是地之精，二者互击相搏，就发出了惊天动地的喊声；二者互亲相悦，就将阴阳调和，乾坤交会，奏响神鬼惊骇的大美之乐。

空谷天乐年年有，留待知音时时来。城市生活虽则不虞物质之缺，可是工业污染、人口膨胀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也如影相随，机械噪音、汽车尾气、电磁辐射、化工废料、垃圾病菌以及有形无形的人际摩擦、倾轧欺骗，挤迫威胁着人类原本喜爱自由的性灵空间和身心健康。置身方块楼群，我时时转身凝望，凝望那远处的一抹青黛群山，忆念那清冽纯净的山野熏风，渴望着再次走进深山，去呼吸清静新鲜无尘无染的空气，去看莽林苍松，去听松柏涛声。



灵山一会峨眉巅

人有丑妍、贤奸、智愚之别，山也有秃秀、美恶、圣俗之分。

峨眉山可谓神圣之山，是普贤菩萨的道场所在。峨眉山极其幽美绮秀，风致殊丽独特，无论是拜佛的、信道的，还是什么也不信的人，都想来此走一走、看一看。

清脆的鸟语透过重重如幢的密林哨遍山谷，苔痕斑驳的石阶蜿蜒伸展。自古而今，数不清的脚印无数次擦上新的脚印，不曾间断地丈量着迤迤弯弯的峨眉山路。

迈进一步就是走近一步，信念与希望驱动着肢体，身体之累当然是心之追求必付的代价。

好山水必得有一定的人文蕴积，就像国宝级的青铜器拥有奇异纹饰一般。“峨眉山西雪千里，北望成都如井底”，命运多舛的宋代大文豪苏东坡曾伫立山巅吟哦过、感喟过；“天阙尘氛净，烟霄草木香”，写罢“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的明代才子杨慎也曾仰首峰巅抒发自己的感触……

峨眉山不独归属于自然，浓烈的人文精神与宗教气氛借之附存、衍散。每个到过峨眉山的人都会有所见，有所感。所获多寡皆赖于各人的慧根、缘分、造化。

海拔 3077 米的峨眉金顶比泰山高、比华山高，但上得高山巅顶的人仍是各有各的忙法儿：有的看山，有的逛庙，有的进香，有的拍照，有的购物，有的说笑……

独寻冷清处，时坐时站。

凉沁肌骨的气温使得热汗犹在的人心缩如拳，飒飒的山风从耳边掠过，拂动着松针、野草，催撵着远远近近的云雾。缥缈如绢、攒动若团的云逐渐汇集成阵，聚垒为墙，自低而上冉冉升腾，涌动着、波荡着，呈环堵状耸立在空落的浩宇，巍哉伟哉，煞是壮观。

先前攀登过的峦岭、岩壑几乎尽被或浓或淡、或明或暗的云烟淹没，人在山上如同立在云间，此刻回望若隐若现的琉璃瓦殿那金碧辉煌般的闪亮，一种置身九霄、与世相隔的仙宫神境之感自脚底油然而生，人在飘然欲仙的迷离恍惚中不由自主地悄然凝虑，接受大自然馈赠的洗礼。

天无言，山无言，人无言。

冷然、寂然之中唯凭一颗心与山、与云、与天静静相对，默默汲取造物主的恩赐和滋润。

远离了喧嚣的市井，远离了熙攘的尘境，在两耳无扰的宁静肃穆中，在两目无染的清静空灵中，身心浸润在圣洁、安谧、弘阔的清凉世界里，昨日、前日以及过去的一切时日中所有的红尘俗念、凡间琐屑都似乎被茫茫的白云隔绝得那么遥远、杳然。时空因了人的凝然定格而交汇成大千一点，陡然间忽又因心的平静顿化为茫茫空灵，无边无岸。

《般若波罗密多心经》中说：

“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但在灯红酒绿的华屋丽厦中是难以体会个中三昧，唯其置身于这拔地而起，气势磅礴直逼霄汉的峨眉巅顶，才能够醍醐灌顶



般的感悟出佛典名言中至真至圣的哲理意味。

心由境生，识因物化。具象了然的意识忽又变为抽象若然的意念，云彩似潮汐般的律动、荡漾，心绪似电光般的幻化、谐振……

昔年只信思无邪，今日方知心是佛。

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的每一个行为、每一次行动，都是对外界阻力与障碍的抗争和搏击，即如登上高高的山峰，也是战胜了路遥、险峻，战胜了乏累、畏葸，也是部分地战胜了人人荷载的“自我”。世间最沉重、最苦累的其实只是一个字——“我”，“我”是人人经常自说、时刻自觉、屡屡自惑的自造枷锁。

被扭曲的功利意识放大了、极化了的自大、自恋、自私，成为现代人侧身市井所浸染的集体病象，陷身于喧闹与骚动的社会时尚中惶惶不安的“焦虑驱动追求者”比比皆是，苟苟以营、跟风盲动，患得患失、不知所以，成为难以回避的现代急功近利心理态势与情结。花花世界中，果能闯过“酒、色、财、气”四道险关的实有几人？

舍身岩边，浮云填壑，冷风飕飕。

据说从古而今曾有许多进山的佛教徒在目睹金顶“佛光”之后，常会毫无畏惧地纵身跃下，抛弃“臭皮囊”，融身巍峨庄严的虚空幻境中。虽不得知那些舍生者是否真能磊然大化、升仙极乐，但他们的行动确然舍弃了系身尘寰的一切羁绊，战胜了七情六欲、九结十障，战胜了“我执”。

许多的人都登过山，进过庙，许多的人也曾烧过香、拜过佛，但却往往是“宝山空手归”，只记得在金装朱彩的泥塑木雕前忙着磕头，并不知晓真正的佛在何处。因此，人世间依然充斥着纸迷金醉、尔虞我诈、恃强凌弱、行尸走肉，红尘依旧滚滚扑天。



到峨眉山的人永远络绎不绝，只是有幸与佛有缘的却日渐稀疏。

登金顶要开拓圆明眼孔才识得大千春色
到宝刹须洞明本地风光方许入不二法门

这一副山中楹联写得甚是佳妙，但不知来往如蚁的游客之中会有几人咂味三思?! 人具灵性识造化，山饶灵性启人智，将心灵奉与山岳者乃得大悟。